

記者張宗智 / 攝影

終於見到阿立。

捲髮瘦黑、大眼睛、鼻子高挺，穿著以前軍校的深藍色運動T恤。故事，就從阿立為什麼想上軍校聊起。

軍校三年多，阿立一直是個活躍的學生和幹部，表現備受肯定。「我的榮譽假多到放不完。」談起當時，阿立閃著大眼睛，飛揚跋扈。

直到衛生局確認他感染了愛滋，日子開始變了調：學校自學院主管至除職幹部無盡的

約談，無盡的歧視言行，聰明也敏感的阿立開始武裝自己，擬定作戰計畫，極度小心與謹慎地對抗整個國防體系。

阿立最後還是被退學了，歧視當然不會是軍校和國防部的理由，一直到現在都不認。

聯合晚報處理阿立這套議題時，經常想到「費城」(Philadelphia)和「軍官與魔鬼」(A Few Good Men)這兩部美國的经典電影內容。前者探討社會對愛滋病的無知與歧視

，後者則是討論面對軍隊這個極度封閉與排外的體系時，個人的渺小與人權的微不足道。很不幸的，阿立的經歷，正好是「費城」，正好是「軍官與魔鬼」。

阿立事件最終如何處理與落幕，關鍵在「態度」。國防大學和國防部、總統、行政院與整個台灣社會，還有你、我，態度又是什麼？

讓我們先聽聽阿立的故事吧。

報系資料庫

歧視讓我只能臥在原地

原本可好好走的路，已變三岔路，走不回去也不知怎麼走下去...

本報記者何定照、李樹人、張宗智、何振忠

遭國防大學退學的愛滋感染者阿立，昨天在社工陪同下，在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辦公室接受本報專訪，談及他這四年多來的心路歷程。專訪以第一人稱呈現：

事情發展到現在，若問我現在心情，我可以用三個月前一個想法回答。當時我想，從2012年事發到現在2016年，我到底改變了多少？今天若沒這事發生，我人會在哪？我想，或許我還是中尉，或許可能要升上尉，可能不會像今天有那麼消極的想法，也不會有走一步算一步的表現。

個性使然，我對很多事都有一定要求，不會毫無目標放空自己，可是現在發現找不到自己到底在哪裡。原本那條好好可以走的道路，已經慢慢變兩條岔路、三條岔路，到好多條岔路，我走到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條岔路了。我要往回走嗎？走不回去；要往前走嗎？但我不知道怎麼走下去，我覺得我好像只能留在原地。

依我的個性，本來是一直有股向上前進的動力在，很難忍受留在原地；可是我現在是在原地，而且是趴著，是趴著根本不想動。

最初我會選擇軍校，其實是意外。我讀高中時太混，別人建議我去念官校好了，沒想到我最後上了一直想念的科系。我從進軍校第一年就開始計畫，一步步邁向理想，沒想到後來人生超扭轉。

退學回家隔一天，我就跟爸媽講我感染愛滋、遭歧視退學的事。我就是因為一個人沒法對抗學校，才會被趕出來，所以了解求助資源的重要，我要扭轉乾坤，用「同仇敵愾」來讓爸媽對抗學校，免得他們以為我真的是因資安退學，家人的反應也從對我感到憤怒，到對學校同仇敵愾。



阿立就跟其他年輕人一樣，在空閒時間就拿起手機玩寶可夢，但他要抓的寶物和別人不一樣。
記者張宗智 / 攝影

染病退學 爸媽從憤怒到同仇敵愾

基本上，被軍校退學並不光榮，畢竟2008年金融海嘯時，要搶軍校飯碗不容易，爸媽也是以我為傲。本來他們會覺得，「唉，兒子怎麼被退學」，但發現原來是被歧視，就會覺得「你好辛苦喔」。我感染愛滋的事，他們也等於被強迫接受，但我也剛好利用這機會沖淡他們對我生病的感受。

退學後，我在台北租房子，就住學校斜對面，我準備長期抗戰，房子一直租到今年2月。在這段時間，我選擇業務單位工作，因為這是少數沒有學歷限制的工作，起初沒有底薪，幾乎養不活自己，我承認我是業務科，用很長時間成為業務主管，好家在我留在台北。但回到高雄後，送十家履歷

出去都被打回票，只有一家有回音，但後來我說我有駕照但沒上路，結果就沒錄取，在南部真的很看重學歷。

我從進軍校第一年就開始計畫人生，現在卻找不到路如何重新計畫，這是最大的傷害。一個20歲年輕人出去找工作，就算再草率，成為社會新鮮人時都是有動力的，但我不同，我剛好要成為社會新鮮人時，把我從往上走的巔峰直接往下急轉而下，變成人生的低潮低谷。

雖然我還是努力爬起來，成為業務主管，但我回高雄後，才知學歷這麼重要，沒有學歷就沒有人要錄用，何其難堪！做業務其實也是我在不得已下選的，我之跟前莊華主任他們講這些事時，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我本來可以有

一個安穩的薪水，為何會選一份沒有底薪的工作，而且在台北市沒有底薪，怎麼生活得下去，一般大學生很難這樣生活。現在我也很難重回過去嚮往的人生，本來計畫好的夢想，一旦被打破，很難無縫接軌、安穩地接上去。我所念的科系，是我本來以為無望、沒想到後來得到的，只是當我的期待又再次被狠狠打下去，就很難再起來。

這一路走來不容易，是很累人的，我以前超愛說實話，看到什麼不對的事，我就講出去，講十個有九個重傷。這些我是有錯，但也是對方錯在先，但經過這些事，我慢慢改自己的說話方式，我發現我沒法繼續這樣下去，不能受告狀，說話要包裝起來，要婉轉，不能再傷害下去。

寶可夢伴阿立：抓反歧視的寶

本報記者

李樹人

勁黑、精瘦

，留著有如韓

系男星般的頭髮，身穿垮褲

、T恤，阿立昨天接受本報專訪後，未

依照原訂行程趕回高雄，而是請求社工

帶他至北投國朝聖「抓寶」。南台灣

台客打扮，手裡的手機螢幕時在抓寶，就

跟時下年輕人沒兩樣。

但灑脫的小屁孩身上，仍穿著四年前

軍校當年級別的藍色T恤，儘管沒說出口，

但看得出來他仍懷念著過去那段軍校

的珍貴歲月，想念著「同梯」情誼，只是

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25歲的阿立有張娃娃臉，自嘲因為

外表看起來像是高中生，離開學校後，

找工作、拉業務常被打槍，但最近幾個月

壓力之大，把他逼到接近臨界點，快

窒息，一下子突然「老了」許多。

歷經三年半軍校的洗禮訓練，阿立表

達能力遠超過同齡青年，聊起自身所承

受的痛苦，不知如何從、只能原地踏

步的無奈與辛酸，又要強自壓抑情緒，

不難看出幾年來與校方的交手讓阿立更

為早熟。言談中，阿立始終不願出言傷

害他心愛的軍校，只針對學校職官的

處理方式不滿，雖然脫下了軍服，但阿

立對身為軍人的榮譽，似未稍減。

採訪結束後，阿立立刻拿起兩支手

機玩起寶可夢，神情相當專注。聊到

寶可夢時，態度頓時輕鬆許多，還談

起高雄寶物多，目前級數只到17，還

必須多加把勁。阿立淡淡的說，還好

有寶可夢陪他。

在寶可夢裡，寶物逃脫了，還有抓回

來的機會，但現實生活中，阿立過去四

、五年失去的歲月，卻是再也找不回，

整個人生也因此變調。阿立深知這點，

雖是小蝦米對大鯨魚，他知道不只是為

自己而戰，更是為未來無數軍校學弟

碰到類似案件時，不必再受到不公平

待遇，這或許是阿立真正想抓的寶物。

把自己變刺蝟 但刺是反過來刺自己

現在壓力大到要打「三針強心針」才能活下去 碰到信任的朋友我會講出來 不講出來 心裡的痛會一直往裡塞

我開始包裝，就像刺蝟，但刺蝟的刺是往外長，但刺還是身體的一部分，不能說把它丟掉就把它丟掉，所以只好反過來刺在自己身上，而且這些痛必須得很婉轉講，不能直白講出來，結果痛、傷害都在自己身上，但對方不知都是我自己在

痛。我寧可以自己丟掉這些傷，而

而且報導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這一直上去，有些人不知道我就是當事人，會問我對這些事的看法，說這人生活不檢：這些說法不但造成對當事人的傷害，也間接傷害到我。

從4月開記者會後，我壓力好大，每人都來問。沒有愛滋感

力像是又被重新捲起來，層級又更高、範圍又更廣，我發現自己不知怎麼走。那種壓力，甚至大到我不敢睡覺。

我這才明瞭，過去，我只想去外打贏國防大學這場戰，沒想到照顧內在。不過換個方式想，如果今天不是我，有多少個學生可以忍受這種生活？軍校

沒人會這樣叫我，好煩。

不過我已不會失眠，因為我終於往內處理，以前我都沒講過這件事，沒跟任何人講過我到現在痛什麼，但我後來終於跟朋友慢慢講出來。講完時，正好下了陣傾盆大雨，雷聲、雨聲下來後，我心真的輕鬆多了。

講出來後，那時壓力就不

情緒，就會變這樣，但若處理自己的情緒，就會沒辦法專心做事，這是兩面的。

我覺得事情都到這地步，有些可以信任的朋友，就可以講，我覺得之前我之太不信任、太沒安全感，我很少會對周邊朋友產生信任感、安全感，導致我把所有事情壓在自己心

忍下來，要演給長官看，這種個性就是慢慢塑造出來的。

若要問我是否還要追究誰傳染給我，都那麼久了，其實我怎麼猜、推都知道是誰，但也聯絡不到，這也不是那麼重要。我怎麼走下去比較重要，畢竟就算我找到那個人，也不會